从熏黑的板壁开始，大山教我拿起画笔

□杨岳斌/口述 浦子/整理


杨岳斌画作。


杨岳斌

700多年前的浙东抗元起义农民军首领杨镇龙不会想到：他兵败后，家人为躲避官军清剿，迁到大山里的横坑村（今宁海县黄坛镇弘扬村）；传至第34世子孙，竟出了一位书画家杨岳斌，虽然只是草根式的书画家。杨岳斌出生于1965年，童年时就酷爱书画，2025年分别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书法家协会，是书画界颇有知名度的书画家。

他在业余时间创作的中国画，大都以身边的山水为题材。书画界有识之士评论，他的中国画有大山的凝重与厚实，创作厚积薄发，给书画界带来源自大山的冲击力，具备向更高境界攀登的能力与可能。

深秋的一个下午，笔者有幸与他交谈，听他讲述自己的故事——

1 从一支粉笔起步，大山给我的原始启蒙

我从小是在姐姐的怀抱中长大的。我在家里排行第四，三个姐姐轮流抱着我到处逛。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件事，就是她们常常抱我去村里的学校玩——去学校，就能拿到老师留在黑板上的粉笔。

粉笔让我发现了另一个我。我从小木讷、内向，不喜欢说话，而粉笔让我开始了另一种形式的说话。我家有一间屋的板壁，被多年的烟气熏黑，那黑色的板壁就成了我人生中第一块画板。我手中的粉笔在上面画下各种痕迹：先是各种线，后来有了圆形和方形，再后来，父亲香烟壳上，青松牌上的青松、牡丹牌上的牡丹、雄狮牌上的雄狮、大红鹰牌上的鹰，还有他一顶帽子上的熊猫商标，都被我画满了板壁。

上了小学，低年级的时候画广播体操——伸伸手，弯弯腰，踢踢腿；二三年级的时候，看到一本连环画，上面有火车，板壁上就出现了列车：先画火车头，再一节一节接上后面的车厢……

上山砍柴或者放牛，我都偷偷把连环画带上，牛在吃草，我在看书。上了初中，高年级的学生常常让我代画美术作业，这样他们的作业次次都能得优，我换来的则是一颗两颗当时极为稀罕的油煎枣。我拿着油煎枣躲在一角偷偷享用，那叫一个香、一个甜——那是我的美术作业换来的啊。我的语文作业本因为字写得漂亮，也常被老师当作范本，在本班和别的班级学生中传看；记得父亲也常常把作业本拿到社员中炫耀。看着周围赞美的目光，父亲笑了，我也笑了。

我从小就对大山感兴趣，就像海边的孩子喜欢大海一样。山草树木，就如我的亲人。初三的时候，我离开村里的学校，到十里外的大庙坪中学读书，来回二十里的山路，正是我观察大山的最好时机。同伴们都拾地上的石子玩，我却目不转睛地盯着周围的山景：那山的骨架、那水的灵动、那云的飘逸，从我的眼睛进入内心深处，在那里扎了根。

2 书摊上的一本画册，开启崭新人生路

在黄坛一中读高中，是我第一次真正走出大山。好不容易高中毕业，又回到了大山中的村子里，我变得更木讷，成天像在梦里一般。有一回，我梦见一个仙风道骨的人出现在眼前，从包裹里取出一本画册赐给我：第一页是百鸟朝凤图，里边的鸟都是活的，听得到翅膀的扇动声；第二页是两只燕子翻飞在一棵杨柳边。想翻第三页，梦醒了。

那时信息闭塞，姐夫从广播里听到一家民营企业招工，我这才通过考试进了工厂，做起了车工。这是我第二次走出大山，而且是来到了县城里。车床飞转，铁件冰冷，我的心思却都在书法和中国画上。现实与梦想，让我一直处在矛盾之中。

有一次，我踱步来到城隍庙门口的书摊，看到一本介绍国画大师潘天寿的画册。里边的介绍文字说，潘天寿是宁海冠庄人。就这一行字，把我和大师拉得非常近——此刻我所在的县城，离冠庄只有5公里。本来，大师在我的概念中与天一样遥远。我清楚地记得，童年时曾听大伯父说起过潘天寿：他在冠庄村作画时不用笔，只用农家常穿的草鞋蘸了墨汁，在画纸上画牛，那牛就从纸上活了过来，四脚乱走。此刻，我的心乱跳起来，那是一种觉醒的喜悦，我觉得自己与书画艺术近在咫尺。我要画画，要画画——我的心里在喊。

有一次，我在新华书店的橱窗里看到《书画装潢学》，翻开一看，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。我终于找到了这辈子要走的路，这条路离我的梦想很近。我不是从美院出来的，也端不了美术这碗饭，而书画装裱，是我最好的选择。

装裱店是用父亲给的300元起家的。宁海城关小学旁的水亭庙7号，刚开始，我只是在一块铁皮上写了“裱画”两个字作为店招，后来改了一个有雅意的名字——“百花艺苑”，再到现在定名大气的“瞻天画廊——“瞻天”是瞻仰潘天寿大师之意，可不容小瞧。这不仅是我的事业在做大，更是我的书画之路在不断拓展。

我承认，是一本《芥子园画谱》让我进入国画创作之门。其间，我参加了当地文化馆举办的短期美术培训班，老师是画家朱开益，透视、明暗、造型这些作画的基本技巧，就是从这里学来的。潘天寿大师的儿子潘公凯先生也一直在鼓励、支持我，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怀。2005年，潘大师的女儿潘秀兰提议并促成我到中国美术学院短期进修，让我初步掌握了国画创作的理论和技巧，对中国画的理解、创作意识和笔墨审美都有了长进。

但不可否认，我学到的东西，更多的是来自装裱的各位画家的作品：潘天寿大师诞辰90周年活动，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作品由我负责装裱；大师诞辰100周年活动，我亲手装裱了大师的画作五六幅、何香凝的画作一幅，还有宁海乡贤方孝孺的作品一幅，其中不乏当代书画名家的作品。宁海当地书画名家吴昌卿、胡植夫的作品，也多次由我装裱。这些画的装裱过程，就是我学习创作的过程。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，可谓老鼠跳进了白米缸——谁让我是书画的痴迷者和实践者呢？

3 盯住大山不放松，期望书画梦圆

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创作源泉和审美追求，我的源泉和追求就是大山：书法的骨架、中国画的品类，都来自大山。

我的中国画在题材上偏于山水，兼及花鸟。作品参加过各级展览，也得过一些奖项，终归没有太大反响，可我敝帚自珍。

我把这一段“潘天寿画论”牢牢记在脑子里：

“荒村古渡，断涧寒流，怪岩丑树，一峦半岭，高低上下，欹斜正侧，无处不是诗材，亦无处不是画材。穷乡绝壑，篱落水边，幽花杂卉，乱石丛篁，随风摇曳，无处不是诗意，亦无处不是画意。有待慧眼慧心人随意拾取之耳。‘空山无人，水流花开。’惟诗人而兼画家者，能得个中至致。”

我的大画（4米×1米）《云涌松溪泉源长》，就是我的审美理想的实践。画面展示的是宁海白溪流域的山水，是我家乡的美景。尽管对大山印象十分熟悉，我在创作此画之前，仍然带着速写簿到现场采风。走在山间，坐在岩石上，喝一口山泉水，与飞过大溪的水鸟对视，感觉我活了过来——活过来的应该是我的艺术感觉。我把这种感觉带回画室，用墨泼在画纸上。那构图、造型和笔墨韵味，分明就是家乡的重现；不，那是一种建立在乡情基础上的艺术创造。

我的另一幅大画（4米×1米）《海天佛国全景》，画的是佛国普陀全景。与前一幅相比，浩渺阔大的山水间，多了几分禅意。

艺无止境，前路茫茫，可我的心，笃定。